

## 人文观察

### 关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①

## 文化中国行

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,“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,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。”近年来,按照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部署,许多文艺院团增强责任感、使命感,发挥主动性、创造性,从困境中奋起,在逆境中突围,完善院团建设发展机制,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,焕发新的生机。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,加快发展文化产业,从本期开始,我们将刊登系列报道,关注各地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典型,反映他们如何抓住时代机遇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,蹚出改革突围之路。

——编者

9月8日,国家大剧院内掌声阵阵。由浙江台州乱弹剧团演出的3出折子戏在此上演。跌宕起伏的剧情、张力十足的表演,受到了观众的热烈追捧。“第一次看台州乱弹,没想到演出如此引人入胜,看得人心潮澎湃!”演出结束,戏迷张巧巧难抑激动。

有近400年历史的台州乱弹,是浙江台州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戏曲剧种,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台州乱弹曾停滞了将近30年,直至2005年涅槃重生。如今,浙江台州乱弹剧团10年内五登国家大剧院。剧团现已复排17本大戏和30多出折子戏,年平均演出350多场,累计受众已超过300万人次。

从一度濒危到好戏连台,这个地方小剧团院团是如何做到的?

### 民办公助,以情留人

“台州乱弹,是浙江‘四大乱弹’现今唯一保留‘乱弹’命名的剧种,也是台州唯一地方剧种。”说起台州乱弹,浙江台州乱弹剧团团长尚文波既骄傲又感慨,“这个古老的艺术瑰宝曾濒临绝境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演出市场不景气,老乱弹剧团停演,演员们纷纷出走。“我也是那会儿离开剧团的,困难所迫,到了一家企业工作。”浙江台州乱弹剧团作曲、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朱冬康回忆。

转机发生在2005年,这一年,在台州市委市政府的倡导下,台州乱弹重新组建了剧团。

重组的台州乱弹剧团,采取“民办公助”的方式——由台州市、椒江区两级政府部门,以及3家地方企业各投入20万元,合计100万元作为剧团运营的经费。

“原本以为,这辈子都没法再听到乱弹了。”当年,朱冬康在报纸上看到剧团重组的消息,“绝处逢生!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!”

然而,重新起步的剧团并非一帆风顺。

“太久没演,老艺人们已经演不了了。剧团就去外地艺校招募年轻演员,从头培养。”尚文波说,台州乱弹与金华婺剧曾同属“乱弹”,当时剧团团长许定龙去到金华武义的兰香艺术学校,挑中了30名学生作为剧团的班底,剧团如今的当家花旦、一级演员鲍陈热就是其中之一。

“求生存是我们的首要问题。”2009年底,尚文波出任剧团团长,首先摆在他面前的就是人才流失的问题。

“新一代台州乱弹的演员们,大多是从婺剧学校里挑来的。他们在台州待个几年,遇到机会,或回金华当地的婺剧团,或干脆转行。”尚文波无奈地说。

如何留住人才?“以情留人”的文艺院团管理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“首先就是要让团员减少生活成本。”尚文波亲自帮团员说媒,让其安心在台州成家立业;有房才能安家落户,尚文波自掏腰包帮年轻人垫付购房首付款;团员的孩子上学难,他出面跟学校谈……用心用情,让青年演员安心在台州扎下根来。

2012年,剧团正式更名为浙江台州乱弹剧团。政府每年通过购买公益演出、支持精品创作等方式,为剧团创造良好的演出市场,也推动了剧团艺术价值与社会效益的提升。

### 错位发展,焕发新生

2008年3月,朱冬康重回台州乱弹剧团。

“台州乱弹有好多曲牌,是其他地方戏曲没有的,这就是个性。因此,我回团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规范台州乱弹的曲牌与道白,保护传承好台州乱

图①:剧团送戏进校园。  
图②:剧团送戏下乡。  
图③:《我的台州乱弹——经典折子戏专场》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剧照。  
图④:台州乱弹《我的芳林村》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剧照。

以上图片均为浙江台州乱弹剧团提供

本版责编:李卓尔  
版式设计:张丹峰

## 从一度濒危到改革突围

# 台州乱弹何以好戏连台

本报记者 顾春王珏

观众表演了他的“绝活”——翎子功。“台州乱弹让全国人民感受到了来自台州地方剧种的魅力。”在尚文波眼里,这是台州乱弹焕发生机的一个转折点,而另一个转折点,则是创排了精品大戏《戚继光》。

想要持续性发展,必须有优质的原创剧目,这一直是全剧团的共识。

“经过讨论,我们最终选择了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在台州抗倭的故事。”尚文波告诉记者,围绕台州历史,讲述铁血故事,既体现了民族英雄的家国情,又能彰显台州乱弹“文戏武做、武戏文唱”的剧种特色。

剧本写出来,尚文波请来了编剧姜朝皋、导演韩剑英、灯光设计周正平等一批国内一流的艺术家,组成了主创团队。

尚文波坦言,成功邀请到一流艺术家加盟,得益于民营剧团的属性,能够以市场化的合作方式进行运作,“只要有好的故事题材,一切皆有可能。”

质疑声也有。“你们这样一个小剧团,能把这出大戏排出来吗?”当时剧团不到50人,但排这一出戏起码得七八十人。尝试过去别的剧团借人,屡屡碰壁后,尚文波开始到民间剧团招人,最终招来了20多人。

人齐了,本子也有了。尚文波带着团队,奋战7个多月,终于把戏排了出来。2015年11月,《戚继光》作为唯一地方濒危剧种作品,跻身上海国际艺术节。2016年,剧团带着《戚继光》首次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,受到了业内专家和戏曲爱好者的肯定。

这部大戏,让剧团打出了知名度。剧团乘胜追击,一鼓作气,于2016年着手准备了第二部大戏——《我的大陈岛》。

“大陈岛垦荒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台州人。”尚文波介绍,大戏再现了激情燃烧岁月中垦荒队员们的感人故事,2019年4月《我的大陈岛》首演,广受好评。

2021年,《我的大陈岛》在国家大剧院上演。尚文波记得,现场有不少上了年纪的观众感叹于剧作的真实还原,“他们说看了演出很感动,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这样的。”

《我的大陈岛》是一次以现实题材盘活传统戏曲的成功尝试。珠玉在前,2022年4月,首演的第二部现代大戏《我的芳林村》在线上首演,同样收获了成功。

台州乱弹将传统戏曲与时代特质紧密结合,“越传统也越现代”的演出,尤其得到年轻人的认可和喜爱。

尚文波说:“浙江省内戏剧强团林立,在传统戏曲表演上,台州乱弹与越剧、婺剧相比没有优势。因此,我们把现代戏当



作剧团的强项去打造,从而逐步实现弯道超车。”

### 扎根乡土,绽放芳华

一路走来,扎根人民、扎根生活是浙江台州乱弹剧团成长的“法宝”。乡亲们的喜欢,让台州乱弹拥有了新的生命力。在采访中,主创们纷纷说:“基层的泥土,最芳香!”

“唱好台州戏,演好台州人。用台州乱弹讲好台州故事,是我们的追求。”尚文波说,剧团一直致力于从基层挖掘优质素材,进行艺术化呈现。每一出戏,都会邀请专家观看、点评,根据专家建议不断打磨改进。

这些年,浙江台州乱弹剧团始终活跃在乡村文艺舞台上。剧团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演出,每年送戏下乡、进社区、进校园达百余场,足迹遍布台州9个县(市、区)的900多个村居。

今年5月,鲍陈热获得第三十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。“不管是不是名角大腕,都要不断深入基层,把优秀的演出带给百姓。”鲍陈热告诉记者,“剧团里的演职人员大多是草根出身,非常接地气。通过与群众‘零距离’接触,我们更加能够了解基层观众的文化需求。”

汲取基层泥土的芬芳,才能让戏曲的根扎得更深、更牢固。鲍陈热说,乡亲们的眼睛是雪亮的,喜欢就会叫好。她的专场在基层演了不下30场,群众的反应像一把尺子,不断打磨她的表演精度。

一批青年演员正是在基层的大量演出中磨炼了舞台表现力,增强了艺术感染力,也建立了与观众的情感纽带。

“观众不仅是剧团的衣食父母,也是我们的艺术试金石。”青年演员张振星主攻丑角,表演诙谐,收获了大批粉丝。他也经常在网上记录自己的舞台生活,关注者已有几十万。他说,他会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台州乱弹、爱上台州乱弹。

浙江台州乱弹剧团的“起死回生”之路,为破解地方传承发展难题,提供了一个鲜活而宝贵的借鉴。

2023年,台州市出台了《关于支持浙江台州乱弹剧团改革发展的若干政策》,从人才培养、市场扶持等方面入手,进一步提升和优化了“民办公助”的运营模式。

展望未来,尚文波信心十足。他说,有党和政府的支持,有观众的喜爱,有演员的努力,台州乱弹这朵地方戏小花一定会更加鲜艳、更加芬芳。

## 人文茶座

# 宋词新唱 声入人心

杨雨

从昆剧《青山许我》、话剧《苏堤春晓》、川剧《梦回东坡》,到纪录片《定风波》、歌曲《知否知否》,“东坡热”“宋词热”持续升温。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在宋词的吟咏间,领略古人的审美旨趣、生活智慧,感悟先贤的精神境界、人生思考。

在与年轻人的交流中,我常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——“您认为,宋词的魅力在哪里?”我想,宋词的魅力既蕴藏在词人丰富而细腻的情感世界里,也流淌在宋词婉转隽永的韵律中。

词,在宋代本质上是配乐演唱的歌曲,是当时的“流行歌曲”。每一首词都是依据特定的词牌(曲调)填写而成,所谓“调有定句,句有定字,字有定声”,如《浣溪沙》《念奴娇》等,这些词牌本身就是特定的曲式结构。所以词又别称“曲子词”,表明音乐性是其本质属性,又取其“曲尽人情”之意,长短参差,更能“曲折”地表达人的情绪之丰富变化。

宋词,是可以唱的。在文化节目《宗师列传·北宋词人传》中,宋词的吟唱是情到深处的自然流淌。例如,在“范仲淹篇”中,深夜的庆州军营里,范仲淹独自走出帐外,周围传来时断时续的角声和夜枭的凄鸣,他的身影与“浊酒一杯家万里,燕然未勒归无计。羌管悠悠霜满地”的吟唱一起融入月色之中。此时,对宋词的欣赏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文学视角,而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体验。

许多学生对我说,他们开始跟着传唱宋词,不是在死记硬背一些古老的文字,而感觉是在与身边的知心朋友、历史中的智者对话,丰盈自己的内心。在宋代,词的演唱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。宋词,是宋代流行歌坛中美妙的歌词;词人,则大多是宋代流行歌坛中杰出的音乐制作人;那些唇齿间传唱着的动人词句,成就了宋代文坛一代之风华。无论是田间阡陌,还是庙堂宫阙,都在动情歌唱中摇曳着说不尽的风情。

南宋以后,特别是元曲兴起后,宋词的乐谱逐渐失传。词从综合艺术逐渐变成了纯文本文学,后人只能更多地从文学角度去欣赏宋词。

从“一曲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,让背诵都简单了很多”到“一首《知否知否》,让李清照的《如梦令》走出了语文课本”……这些年,不少音乐人对宋词进行了谱曲演唱的尝试,一些作品深入人心,传统文化内容与现代音乐表达相互成就。我们也在对词作情感内涵和时代背景理解的基础上,探索进行创造性的音乐阐释。如《宗师列传·北宋词人传》节目中,黄庭坚的《念奴娇·断虹霁雨》,以男女对唱形式,既保留了原词的旷达之气,又注入对话般的戏剧张力。

苏轼曾经在给朋友的词中感叹“算诗人相得,如我与君稀”。知音,是既有心心相印的精神默契,也不乏情趣盎然的交流形式。在氤氲着茶香的灯光下,低吟一曲彼此都熟悉的歌谣,或许,正是此刻我们相聚的样子。当文学与音乐再次交融,宋代人的文化生活正以更活泼泼的样子呈现在千百年后的我们面前,宋词因此有了更多知音。我们期待更多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有益探索,创作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、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优秀作品。

(作者为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)

## 乡见

# 以艺术促振兴 让乡村变时尚 当大学生来到“葡萄村”

本报记者 史自强

一个暑期的时间,前衙村一下子多了不少游客。

前衙村位于河北曲周县,是一个葡萄种植专业村。过去,村民一年到头就是种葡萄、收葡萄。有趣的是,今年他们还“捏”起了葡萄。

走进前衙科技小院,一排排绳子上挂满了村民们创作的的手工艺品:紫葡萄、青葡萄,大串的、小串的,透出一种质朴的美感。

前衙村突然升腾起文艺气息,背后的推手,是两所高校。

中国农业大学(以下简称“农大”)团队长期扎根曲周县,用农业科技赋能乡村产业。今年,农大有了新“点子”。“乡村振兴,产业是基础,文化是支撑,人才是关键。”农大携手四川美术学院,在曲周开展首届“美育中国·曲周行”暑期社会实践工作营,40余名师生共同探索可复制的协同振兴模式,培养“农科+艺术”复合型人才。

前衙村葡萄质量不错,奈何周边种植户越来越多,葡萄收益下滑明显,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。“村里人气少,活力就少。”村党支部副书记李瑞芹挺发愁。

可当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抵达前衙村后,却发现这个“葡萄村”还是个“宝藏村”:既有包公开衙遗址,又有颇具地方特色的曲周花车、曲周草编等非遗项目,乡村生态也很不错。

农业与艺术、地方文化与艺术设计咋融合?两校师生开启奇思妙想,他们对乡土文化开展一系列创新表达:设计出草编香包、草编裙子、草编镜框等;打造带有当地葡萄文化印记的人偶玩具——“葡萄娃娃”,“萌萌哒”的造型感深得游客心;简化国家级非遗项目曲周龙灯的复杂工艺,创作二十四节气非遗布贴画灯笼……

一顿“包装”,前衙村焕然一新,成了“网红打卡地”。

“用青年人的视角,把乡土文化重新包装、输出,碰撞出新的火花。”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王天祥说。

师生们还构思了一场特别的“村晚”,一下子吸引来周边10多个村庄200多名村民前来观看。

草编时装秀是“村晚”重头戏之一,由学生们和村民共同设计、制作。“我们用玉米皮、小麦秆和芦苇编成服装,但较粗糙,后来又加了棉布内衬,提升了舒适度。”农大2023级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专业研究生余宗港说。

短短20天的暑期工作营,成果丰硕:师生们创作完成45幅乡村画作、100余件艺术拓染作品,以及3套村落公共空间改造方案,并开设了5场“乡村美育工作坊”艺术疗愈课堂……

这激发了当地农村青年的艺创热潮。曲周县程寨村村民郭峰、东漳头村村民徐晓真等,在师生们的感染下,将当地的废弃墙面通过墙绘方式,转化成美丽的文化景观。

这仅仅是个开始。工作营结束后,两校在曲周共同成立“丰艺社·曲周共生”联合育人实践基地。

“未来,将在这里建立‘艺术遗产活化+农业绿色发展’交叉平台,组织开展公共艺术装置、生态美育节、乡土美育工坊等活动,激活乡土文化生命力,持续探索‘科艺融合、人文共生’的乡村振兴实践样本。”王天祥说。

